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四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賔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

三魚堂文集卷四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雜著

讀孔子家語

家語致思篇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丘之道殆將廢

矣此一條必有為言之也猶孟子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云爾亦就夫時勢之合義者言之耳若不問義而但求時勢將何所不至耶孔子之道雖大行不加馬窮居不損焉豈必待季孫之粟南宮之車而後不廢耶豈粟與車遂能操道之權耶飯疏飲水菜色陳蔡道何嘗廢也

讀正蒙太虛條

正蒙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以朱子九峰之言觀之則知張子此四語備一篇太極圖說之意由太虛有天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雜乎陰陽者言之所謂一故神也由氣化有道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者言之所謂兩故化也下二句則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下之事横渠此條之意本極精密近思録不載者豈以其變太極為太虛恐滋學者之惑歟盍程子嘗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謂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此二句就人上說本只是一个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九峰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

雜乎動靜橫渠分氣爲二曰虚曰氣而以太虚爲不雜之太極太和爲不離之太極所以朱子謂其落在一邊辭不達意以此故耳語類載此條謂其議論極精密又謂其有未瑩處此固不足爲橫渠病若夫所謂氣聚散於太虚猶冰凝釋於水朱子謂其流乃是箇大輪迴此則與程朱不可合者也

讀朱子白鹿洞學規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

言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朱子亦嘗言正蒙說道理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愚按張子非不知理氣之辨者程子朱子亦非病張子不知理氣之辨也特以其言似止說氣辭未達意耳觀其論虛空即氣云不可謂虛能生氣亦不可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葢惟恐人以虛空爲道而深破其說謂虛皆是實雖若以氣言而理在其中也但濂溪分氣爲二曰動曰靜而太極在其中不離乎動靜亦不

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葢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千言萬語欲人之心意範圍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矣子告顔淵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動實之其即朱子之意也夫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敎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無事

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為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嘗

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讀象山對朱濟道語

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愚按言收拾精神何如言敬

敬則主於存天理收拾精神則自私自利而已主於自私自利則雖畧綽提撕如朱子猶非正學而況其所謂收拾者不免如觀心說之所譏耶大抵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但象山主静陽明則不分動静景逸主静念臺則分動静象山陽明都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畧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内究竟則一轍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讀離騷

離騷就重華而陳詞一段因女須譏其婞直而欲求中正之道下叩閽一段則欲以中正之道感君求女一段則欲以中正之道求賢而一則結之曰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賢而嫉妒一則結之曰世溷濁而嫉賢兮好婣

美而稱惡則非特婞直不可行即中正之道亦不可行矣

讀通考

讀通考載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師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年八十一卒謚文定按何黃金許之書皆不可不看而文定所著學庸發揮大傳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録發揮及文集尤要緊

讀綱目

宋元嘉十年魏陸俟嘗為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曰不過朞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俟問之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

名聲專用寛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以爲散騎常侍綱目特筆書之盎美侯也按郎孤前之用寛恕似孔子所謂寛以濟猛後之以法裁似孔子所謂猛以濟寛然以此敗者何也是非寛猛之過用寛猛而不知分寸之過夫所謂寛以濟猛者豈可便一於寛所謂猛以濟寛者豈可便一於猛矯枉過正因噎廢食此

孤之所以敗而豈寛猛之咎哉且寛者徳教之謂董生所云任徳教而不任刑者是也非徳教而但言寛豈聖賢所謂寛耶其後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胡太后止斬凶强者八人亦似合於殲厥渠魁之道而卒以釀亂亦此類也夫

宋元嘉二十二年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發明云元魏之好尚如此其亦異乎蒙古之所為此綱目所以予之按明儒之擯元綱目之予魏固各有其義焉難以執

一論也尹氏得之矣

讀宋史

看書不可只見一邊如宋史云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頒賚賜與之費太過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自今錫賚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報奏則前日之獘息

矣此可見王安石之徒講周禮都只見一邊所以成病痛

學者當自省氣質偏處用力變化宋史載李方子字公晦性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此可謂能自變化者若李道傳字貫之卧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此又是變化氣質之要法即所謂慎獨也

朱子門人李燔字敬子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

體學者常將此語玩味便覺一切紛華靡麗俱不足慕

朱門黄幹李燔並稱而傳不言燔有著述此二句便可

當一篇大文字

讀金史世宗本紀

金史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

自海陵遷都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

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葢以備禮也非朕心

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

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按世宗之言可謂不忘本矣有周公豳風七月之遺意焉然周公不忘豳俗至於制禮作樂則監視夏殷不純用陶穴陶

復之舊益文質得中然後爲久安長治之道世宗所謂
漢風乃漢人後進之禮樂耳以爲不足學固矣何不反
而求之先王文質得中之道乃沾沾於會寧舊習哉至
於明昌承安之際文物粲然如一拜儀也公服則用漢
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可謂損益得宜矣特不能
擴而充之且婢寵擅朝而金源氏從此衰非習漢人風
俗之過也揚雄所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
負聖人之法度若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讀金史章宗本紀

金章宗明昌四年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畧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嗚呼金之盛時其君勤恤民隱如此然自明昌而後日衰而况縱欲不顧者乎

讀金史哀宗本紀

史臣賛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强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

失故物熈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厭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外狃餘威連兵宋夏内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為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爝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敝乃盡可哀也矣雖然在

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按金源盛衰之故前之暴後之壞無足言者獨大定明昌之間一代極盛之時也所以固其根本貽謀百世者較之三代漢唐相去遠焉讀食貨志大槩可知何怪其不永哉覩幽蘭軒之事者追源於世宗章宗之世可也

讀金史完顏奴申傳

金史完顏奴申傳曰哀宗北禦以孤臣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韋孝

寛必有以處此又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輙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輙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黄閤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按金之用人採唐宋之法特重科目然其末也風氣至於

如此豈非知科目之名而不知科目之實歟

讀金史禮志

金史明昌五年陳言者謂葉魯谷神二賢創製女直文字乞各封贈名爵建立祠廟令女直漢人諸生隨拜孔子之後拜之禮官言前代無創製文字入孔子廟故事詔令依蒼頡立廟於盩厔例官為立廟於上京按創製文字可入孔廟則李斯王次仲久在兩廡矣禮官之言有以也夫

讀金史食貨志

金制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羣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為初又以陜西諸處地寒稼穡遲熟夏税限以七月為初嗚呼金取民之制亦煩苛矣然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則猶無之自明季以來急征法行求如金制不可得焉民奈何其不病哉

讀金史方伎傳

金史方伎傳云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庸妄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往往殺人噫治天下而用法必若張子和然後可哉又金史云五穀有恒性而順成不可必故有年大有年以果書於聖人之經猶人有恒性而至行不易得故

孝友以異傳於列代之史若治天下者能如張子和之用藥亦何患孝友之風不淵天下哉

讀金史隱逸傳

金史隱逸傳曰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學教人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峰關涉襄陽出南陽

金人敗績於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令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按杜之料敵郝之論學不是以隱爲高者所由與沮溺之徒異矣

讀元史五行志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畀之具為五性著為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為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

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按此引伏生大傳之言可見六沴有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葢古來無不應之災異亦無必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蔑以加矣

讀祁州志

祁州志唐河在城南十五里沙河去唐河十里滋河去沙河五里唐河東南注於沙沙河注於滋俗名三岔口愚按唐縣志唐河即滱水又按曲陽新樂行唐縣志滋水即慈水沙河即泒河泒河即恒水也滱水自唐縣定州而至祁恒水自阜平曲陽新樂行唐而至祈滋水自靈壽行唐真定藁城無極深澤而至祈葢滱水滋水皆與恒會禹貢云恒衛既從衛水在今甚微而恒水獨緘

蔡註言恒水東入滱水又引晁氏云今之恒水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水非古逕矣豈未知滋與滱下流固合耶又按䟦地志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自言北岳者專以大茂水當之不亦過乎

禹貢有大陸既作之文唐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為其地余向讀一統志疑邢當作祁康熙甲子讀祁州志亦云邢是祁字之訛蓋祁之東鹿縣即大陸地鹿與陸通東鹿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西南至趙州之寧晉

縣一百二十里以地勢考之其爲祁也無疑矣

讀南皮縣志

南皮縣志云九河多在境内或錯呼者有之非全無蹟而妄借虚名也酈道元以及宋儒皆謂已淪於海恐非確論夫西南之邢臺即大陸東北之静海有逆河而此方支分派别渠峍𩕊然謂非九河之故道不可奈何舍有蹟而談無蹟又云徒駭在縣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南覆鬴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在城西

鈎盤在西北鬲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在東南五十里外峙高丈餘中濶里許境内迴環三十餘里又曰毛河即覆鬴王莽河即馬頰銀鈎河即鈎盤其言鑿齒亦其土人相傳之說似乎可信而先儒多有異論何歟惜修志者不細考其上下流之在鄰封者又不載前人之議論按南皮人物如北齊之李鉉唐之賈躭高適宋之賈黄中皆閎覽博物君子而躭尤號悉地里見四方之人與使外國者必從詢索其山川風俗豈其鄉

之古蹟未嘗一論及耶土人但能述舊聞而不知引先哲之言以為據可慨也然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議及鄭康成孔穎達詩允猶翕河注疏考之其蹟正當在此許商鄭康成在酈道元之前其言可據此志所載豈盡無稽也哉蔡九峰書傳載程氏酈氏之說亦姑傳疑云爾非真以為淪於海也

讀武功縣志

康對山武功縣志云漆水縣東門外水今謬為武水者

也自豳岐之間來縣北受浴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仲序地里略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豳岐涇渭脉絡所在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漁仲誤且如此况其餘乎詩曰自土漆沮漢書曰㴵在漆縣令邰與㴵同封里有漆村是也又云浴水乾州西夾道水也亦從豳西梁山來意此或即沮水豳西人讀浴若于于沮固易訛耳漁仲亦以東自富平入渭殊誤按對

山言漆沮與蔡九峰禹貢注不同蓋不知禹貢之漆沮非詩之漆沮可謂疎矣志又稱武功為后稷始封之斄在渭水之北東與平東南鄠南盩屋西南郿西扶風西北麟遊北乾州東北醴泉亦不言其去邠岐豐鎬之遠也

讀呻吟語疑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一書鞭策身心箴砭末俗有功世道非淺然其閒亦有一二可疑者謹誌之以質君

子意在舍瑕取瑜非敢妄議論先儒也

一條謂内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内與本那外與末主張得甚愚謂此似與孟子持志養氣之論顯背易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亦是交相培養若輕視外與末豈程子所謂體用一原者乎聖賢之學雖云美在其中則自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然欲其中之充實非内外本末交相培養不可

一條謂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著情種矣愚謂若如佛

氏以知覺為性則性只有一箇若如程朱言性即理也則理有分有合合之則為一分之則為五安得謂性只有一箇

一條謂先天理而已後天氣而已愚謂先天後天似不可以理氣分

一條謂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户曰我只是

我又一條謂宋儒紛紛聚訟語且莫理會自家何等簡徑愚謂此二條是不欲專主宋儒之學而自成一家但宋儒不同如呂謝游楊象山慈湖不主之可也若周程張朱之學即孔孟之學也可概以宋儒目之而曰且莫理會我只是我乎人尚有我只是我之心何所不至耶一條言堯舜至孔子都不自滿假孟子自任太勇自視太高而孜孜向學欿然自歉之意似不見有宋儒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染世俗豈不是聖賢路上人

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别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是登壇說法直下承當與聖人作用不同愚謂此等病痛只可以言金谿姚江一流不可以言孟子及周程張朱

一條謂儀禮是嚴苛煩細之聖人所爲愚謂時勢不同儀禮亦或有不可行於今者而遽以嚴苛煩細目之可乎

一條謂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者若入道且休着宋儒横於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又一條言漢儒無見於精宋儒無見於大愚按此二條皆不分别概稱宋儒舉周程張朱而謂之隘謂之無見於大可乎舍周程張朱而讀六經四書猶入室而不由户也明季諸儒何人不讀六經四書只是不肯從周程張朱入門故各以其所見窺測聖人之意遂成一横議世界聖賢之書適助其氣質之

偏而已殷鑒不遠不敢不懼

一條謂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三黨可以觀二公所得愚謂尊明道而抑伊川嘉隆以來諸儒議論多如此其實明道伊川雖一寬和一嚴厲然不可以遽分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明道能屈安石伊川不能服子由者葢安石尚能容明道而子由不能容伊川也此是王蘇二公之有優劣非明道伊川之有優劣也

一條謂明道在朱陸之閒愚按朱子之學即明道之學也象山之學則與明道相冰炭者也特明道之言閒多渾融爲陸學者往往假借之以伸其說遂謂明道在朱陸之閒可乎

一條謂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看莊列愚謂明道看釋老何嘗有一些釋老之累若以伊川爲拘泥而欲以莊列融之則亦不成其爲伊川矣

一條謂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咸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不多人愚謂此不知指何等樣儒者若程朱大儒任之以事亦豈狼狽以敗乎是何視功業重而儒術輕也

一條謂多學而識是中人以下學問教有頓漸二門愚謂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有此一法謂有頓漸二門者此嘉隆以來諸儒隱入於禪者之言也

一條謂有不容已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又一條謂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愚按此與孟子仁心仁政之說不同不如程子云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說得無弊

一條謂中庸爲賢智而作愚謂中庸爲智愚賢不肖而作不是專爲賢智

一條謂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愚謂唐虞之吁咈即辨也不可謂自孟子始

一條謂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子之申韓也即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愚謂王道之與申韓猶珷玞之與美玉也王道未嘗無刑罰然非申韓之刑罰也其體則仁其用則義故曰天討若申韓則以殘酷之心行殘酷之事而已故謂聖人不

廢刑罰則可謂聖人不廢申韓則不可舜孔子之事豈可與申韓同日論哉舜孔子所行王道也申韓者王道之罪人也若以申韓之刑罰為王道之一體則桑孔之理財亦王道之一體歟

一條謂聖人之為政也法天當寛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威嚴之中施長養之恵又一條謂居上以寛為本未嘗以寛為政愚謂嚴威中施長養是以嚴為體也不如曰長養中施嚴威蓋嚴不可少而

非所以為體也居上以寛為本本非在政之外本亦政也謂未嘗以寛為政可乎聖人為政寛處常多嚴特偶用耳雷霆霜雪豈天所常用乎子産為政不專於寛而孔子謂之惠人者亦以其寛處常多耳非謂子産政多尚嚴只為一箇寛的心也董生任德不任刑之論豈欺我哉我浙張考甫先生云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益陽饒陰乏之理固如此新吾呂先生之言益欲以救一時姑息之弊

與崔子真政論一般意思然却未免於偏

閲馮從聘修文廟記

此篇勉諸生為碩大光明之賢以不負立教之意今學者不可不將碩大光明四字反復玩味碩大即中庸致廣大之意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方是碩大光明即中庸極高明之意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方是光明然非加以問學之功則其碩大光明者猶不免於粗疎欲不負立教之意豈不難哉學者其勉之

孝經要解跋

孝經一書始於事親終於通神明光四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不讀朱子特舉其切於庶人者述其大旨以示愚俗真西山先生又從而廣之其惓惓斯民之意至矣其言大抵與今州縣所講六諭相表裏我民既聽六諭又於此一玩味焉則知向所講者皆聖賢經傳之言萬世不可移易之道雖欲須刻離之而不得矣愚故復梓而傳之以告我民云

經典釋文跋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其第一卷則序録也雖其列老莊於爾雅之上未免不倫然其有功經傳亦多矣自刋諸經注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遂不復見此書之全辛酉季春余在虞山葉子石君以家藏抄本示我始獲睹德明本來面目雖音義都已散見各經然如費氏之以彖象文言附卦爻杜氏之以左氏

傳附經苑望之以太玄贊散於八十一首之下先儒往往病其變亂古訓則此書惡可不存其舊耶惜乎世俗滔滔好古者鮮工詩賦者旣視經學爲迂濶學程朱者又以漢注唐疏爲淺陋而古書日就湮沒不知注疏乃程朱之所自出也孔子從周尚拳拳於夏殷之禮孰謂漢唐諸儒之書遂可弁髦視之也哉

文廟考畧跋

右是書所考定賢儒位次與明會典所載不同葢會典

修於萬歷中如李延平羅豫章增祀於萬歷末年者固不及載又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則黜顔何改曾點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冉申黨改遽伯玉林放顔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止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而未嘗合敘兩廡東西遞還故統而觀之有西廡之後儒躐出於東廡先賢之上者不無紊亂失次之嫌康熙二十五年江南

學臣李振裕言會典定序多有未安請行釐正部議謂
國子監先賢先儒從祀位次遵行已久不便更張事遂
寢按古者宗廟之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旣有東西廡
之分似不嫌於凌躐部議遵會典舊序亦非無見然東
西廡同在一廟中與古宗廟之昭穆不同則是書所考
正與江南學臣之所請固不可廢也宜並存之以待論
定云若崇禎末年詔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
朱熹六子進稱先賢從祀㸔位列在左丘明下序於公

羊高穀梁赤上此書不載者葢以程朱大儒宜與四配同列而僅進儒爲賢未盡表章之道故略而不録歟

戰國策去毒跋

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之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一人卓然於波流之中直以爲是妾婦之道而大丈夫之所不爲葢其視秦儀輩不啻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惟恐學者

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今之讀戰國策者多亦嘗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知其所以異於孟子者庶幾嚌其味而不中其毒也夫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故并附焉又此書原本各繫於其國讀者輙迷其先後今一以通鑑編年爲次

小學集解䟦

明初注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訥有集解成化

時臨海陳氏選有集註二公皆名儒皆以其身體力行者發其縕奥以詔來學非世俗之訓詁比二書雖詳簡不同其中多互相發者不可偏廢也自正德嘉靖後學術分裂小學一書且束之高閣又何有兩家之註解哉崇禎時詔以陳氏小學註頒學宫集註始顯而集解罕有傳者余從虞山得其抄本因録而藏之當再訪求別本校其譌而授梓焉原本有文恪傳不知何人撰今仍存之使學者誦其書而知其人庶幾有以興起也夫原

本分為十卷今合為六卷而存其舊目

讀史質疑跋

右讀史質疑五篇皆端本澄源之論末一篇言萬歷間爭國本爭梃擊之事謂當日諸君子不免過於深文無以處神宗皆由學術之疎此論亦甚正又論國本以委婉密陳者為宜論梃擊以風顛蔽辜為深得國體此則有說焉讀者不可以文害辭先生之意非謂主委婉主風顛者賢於深文諸君子也天下固有議論非而心術

光明者有議論是而心術晻昧者自學術旣壞一二正人君子雖懐忠義之心而議論偏拗適為晻昧者藉口此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然荑稗豈得遂傲五穀耶彼留侯之招四叟田叔之燒獄詞皆君子事也非當日諸臣所可附會先生盖歎息痛恨於陽明之學敗壞人材釀成世禍惜五穀之美種不熟豈為荑稗左袒哉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修

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内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曾須行學校明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為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修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弛家自為教人自為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鹵莽滅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正學諸不在朱子之術者皆擯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以次漸行學者始知有此書然舊

板漶漫不勝魯魚亥豕之訛讀者病焉余故校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或曰學者天資不同敏鈍各異豈必皆如程氏所謂看讀百遍背讀百遍乎曰中人以下固不待言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更善乎況生知學知者有幾人耶或曰明初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說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峰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著書爲學者

所宗矣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注疏朱子語類文集及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溫公通鑑及司馬遷班固范祖禹歐陽修之史而參之不亦煩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溫公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猶魯史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以不考乎永

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後雖胡楊金蕭未爲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有功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畧踈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遡而考之以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注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創

造耶故程朱之於古注疏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曰然則學者所當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德荀卿之言學管韓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概漢以後若揚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而

亦往往爲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若薛文清之讀書録胡敬齋之居業録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續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雜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曰然則窮年累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

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出之書隨出隨沒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爲支離是固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書四書惜陰録後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惜陰録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為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葢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為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為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强焉以孔孟之言為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為爵禄之資以程朱之解為指點

行道而設勿視為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為議論可以恱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隂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為可娱以勢利為可慕以辭章為可誇以虛無寂滅為可樂或援儒以

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汩没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奥今髪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隂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顧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陳氏三世崇祀録跋

余嘗怪漢末諸君子如荀朗陵陳太丘皆一代正直之儒而子孫仕魏晉閒者不免從俗浮沈雖才猷爛然家聲稍墜矣宜興陳端毅公為東林翹楚讜言直節載在國史洵宇宙完人而子定生先生早奮鷹鸇之志晚堅箕頳之節身雖未遇先烈彌光至孫其年以俶儻非常之才發為文章目空四海遂從諸生登天禄石渠年雖不永克揚祖德正氣直道三世如一可謂盛矣子萬為

其年雖弟與余同官恒陽以所輯三世崇祀録示余余喜子萬不忘其祖父兄之懿德益將以朗陵太丘之後人浮沈流俗為深耻其所以夙夜匪懈思無忝於前人而益振其家聲者當無不至陳氏之盛其有未艾也夫

曹魯元交友尺牘跋

古之以一藝名者皆有不可一世之意如僚之丸秋之奕由基之射負其能視天下莫與儔雖使周孔顔曾在其旁吾知吾技耳又焉知其他書家如唐之歐宋之米

亦莫不然嗚呼此其所以爲藝而遠於道也曹魯元先生余母舅行當今書法妙天下嘗與臥子彝仲諸君子游集其手牘裝成一卷珍若拱璧諸君子之書法不能加於先生特以重其文行故寶而藏之如此此豈知有藝不知有道者哉余既喜睹諸君子之手澤又深歎先生之虛衷謙懷不可及也使讀書談道之士用心皆如此其所造豈可量耶遂爲之跋

翁養齋教子圖跋

容有持養齋翁君教子圖請跋者展而閱之竒松怪石出没煙霞而翁君挾四子徜徉其間左圖右書顧盼自得洵人間樂事宜乎軒冕之士皆咏歌而嘆美之然我不知翁君之所以教子者如何也夫教之途至雜而其收功不一無論溺於佛老汨於詞章蕩其心而不可以為教即五經四書人誰不讀然有讀之而得其精英出則澤潤生民處則名垂天壤亦有讀之而得其糟粕借以獵取富貴而未嘗真知聖賢之道熙熙攘攘於名利

之中爲世之蠹而已翁君誠分别以示其子使之出乎此勿出乎彼取舍旣定然後日就而月將焉則今之挾一編咿唔松石間者行當爲祥麟威鳳光耀宇宙而茲圖洵足羨也已

題許昜亭小像

坐柳陰深處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洵讀書佳境但未知所讀何書蘇子瞻兄弟古今稱讀書人然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君子惜焉若盧駱王楊之徒沉

醉風雲月露中又無足論矣讀一句有一句之益者其惟濂洛關閩之書乎知我鼎亭世學相傳必能辨乎此曾點春風沂水所詠必係尼山删定無疑也

題上谷參軍王天市小像

讀書楓溪畔作吏一畝泉上君不見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胸中有天地風雲氣象

宗伯董文敏公像贊

公之學殖見乎文章公之翰墨藝苑稱長肅瞻遺像我

心洋洋人知公聲名被乎八荒不知其夙興夜寐孜孜
矻矻日就而月將宜乎至今有耿光

董季苑先生像贊 并序

先生爲宗伯文敏公季子抱道自高不攖世網於紛華
之會泊如也余從弟鼎勳爲先生壻故得熟聞先生孝
友之實壬申仲夏先生嫡孫某以宗伯公及先生遺像
索余一言以誌懿行余不敢辭謹爲之贊焉惟公肅乎
其容淵乎其兢兢兢業業之衷惟孝惟友一經是崇惟愷

箕裘之弗克承顧我後之人永弗替文敏之遺風

自箴銘

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貽戚

座右銘

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徇無涯之欲而喪厥志

書座右

楊慈湖知温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
乎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寢食
出沒之處故于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
官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惟無涯之苦讀
此三言可悚然于清慎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三先生
學術皆偏僻不可爲訓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
其可不知愧哉書之壁間朝夕自儆又當思三先生天
資如是之美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

也仕優而學又居官者所當汲汲哉

三魚堂文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文集卷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

三魚堂文集卷五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伏承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道非世儒所及文蒙不鄙欲使陳其芻蕘之見隴其末學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

所管窺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之終教之朧其嘗以為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為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為支離輙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户自起爐竈始於新會盛於姚江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横溢奔潰而不可止其為世禍亦既彰明較著矣其間非

無大儒鑒其流弊欲起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閒不能一以考亭為主是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蓁塞良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陽明之弊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

遺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為是以不分經傳為是以格物為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却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為也此皆大綱所在而

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故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菴近溪顧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即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整菴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虛啟新尚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已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闢門戶自起爐竈之意而不肯純以

朱子為師何怪乎講學者衆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朧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子之成書在熟讀精思而篤行焉如河津薛于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諸儒之說真偽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慎别之也一隅之見如此先生沉深積學去取之間必有定見所輯五先生語録不識可惠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上湯潛菴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急欲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漓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漓之咎是以跼蹐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

適越而北轅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遮掩覆匿非切已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朧其嘗竊以為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録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

書列於學宫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
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
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
大驗亦畧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
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自陽
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
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真天下靡
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

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即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

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
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
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
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為是
嘵嘵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
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
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真實為
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

為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戢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為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為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琢磨礎能造人才於粹精之地使以興起之師

而遂奉為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戢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為何如恃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丈數首弁塵台覽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附答書

先生正學清德為人倫師表某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

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户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

擇知程朱為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絶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矣近來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聖道矣然海内學術之澆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

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辯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諆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桂文

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嫚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皷竊以為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藴也蓋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説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

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

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

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嫚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而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内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為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其將奉大教為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

教者甚多連日五更入朝薄暮下直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不宣

答徐健菴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己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鬚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

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為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龎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没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間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葢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絶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

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列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閒闢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且以道

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為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為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為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為儒遂有儼然自命為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

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
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
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
可議其闢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菴無可疑
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
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
明雖毅然闢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
藩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

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陳清瀾立傳最足為考亭干城學統一書傾慕已久今始得見之荷教非淺其中條理尚容熟玩請正承詢及論學之書生平自慚淺陋未嘗敢著書零星偶及率不成編無以報命年來偶為此間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兎園冊草本呈正伏惟

裁教外附縣志并雜刻三種統希垂鑒使旋匈匈不盡欲言臨楮昌勝悚惶

答山西范彪西進士書

僕浙西鄙人也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恒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讀之然後當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

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緼奥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葢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諸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我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為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録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録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

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為坦途孰為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為險徑薛胡之為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為虚懷乎至備考序中謂學問只怕差不怕異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為大同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

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即其一身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小醇而幷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粤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刋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刋之今幷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

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為何如辛
先生書尚有數種欲訪求者別楮附懇拙詠弁正統布
垂鑒不盡

附來書

僕之知先生姓氏也自魏環溪薦疏始也薦疏有曰
陸某清操如冰愛民如子又曰與妻同駕一小舟惟
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僕讀至此不禁舉
手加額遥望典型日作北面人宗之想自愧抱病山

中頑如木石絶迹城市者二十年有奇負笈有心通聲無縁㑹李藥舖索書之役因路長難以畢郵先檢數種伏候筆削附以小引粗箋并求珠玉永作先人華袞臨楮瞻望不盡

又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奬譽殊深𧇊汗至來札以國典為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

制原未可為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荀況揚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為激論涉於橫議豈可便置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為害非細且即

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黄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為何如尊刻謹拜登受辛書在絳州者幷祈留神承諭欲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曽見之此間無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燭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未得匆匆草復拙刻二種附正統希垂照不旣重訂𢘿楝幷二續三續俱已奉教尚未見初續一編希幷惠賜以成全璧再懇

又

接台札過蒙奬掖悚惕何如秉惠辛先生書暨垂棘備考諸編奚啻百朋之錫簿書鞅掌中盥手一讀茅塞頓開先生惠我無疆矣至來札中惓惓指示不欲以荀揚比王陳則尚有不能無疑者敢再瀆陳之來札云荀揚之黜祀在品行而不在著述即使法言與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荀卿未嘗為莽大夫也止以性惡一論遂不得次於諸儒之列孰謂著述可以任意耶今以

朱子之昌明正學而陽明指之爲楊墨詆之爲洪水猛獸顛倒其中晩之年使天下盡廢其書而獨持其所謂良知其視荀卿性惡之論爲何如耶弟前札云大黄附子白非法製不可入藥夫法製猶可入藥者如荀卿之論兵要論軍制亦得見採於綱目特不用其性惡之說耳若就性惡一論言之則直無處可用雖欲爲荀卿解不可得矣今先生若欲採王陳之長而去其短固無不可牛溲馬勃猶見收於良醫而況王陳乎若便謂崇祀

不可議直與程朱大儒等而視之則是謂牛溲馬勃可與旨酒嘉殽登几案饗嘉賓也有是理歟來札又云孫鍾元述張蓬元之言曰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建安姚江雖不可並重亦可謂識變化之方不佞則又有說焉建安之學補瀉備矣偏於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者則補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則亦以建安瀉之而已何以姚江為哉以建安

姚江交相濟為識變化則是孔子當與佛老交相濟孟子當與楊墨交相濟也可乎假使天下無楊墨無佛老則孔孟之道豈便不可行乎必不然矣閱理學備考中嘗採學蔀通辨之言此書辨陽明病痛至明至悉先生既有取焉則此中是非固自分明矣特不欲過毀前賢開天下輕薄之門耳此意誠厚然其非好毀人者也況敢毀前賢乎顧恐是非混淆則學者誤入荆棘私心有所不忍故不敢隱其所見每言及此不覺諄諄為人道

之識淺言疎固所不免伏祈先生勿吝切琢是禱辛先生經世石畫衡門岕諸書并祈訪求便中見賜統希俯鑒臨楮神馳

答同年臧介子書

别後感冒暑氣半睡半起不飲者將十日矣精神疲倦不可言忽接手敎莊誦一過不覺頓爽如飲我以冰也年兄爲己爲人之義最爲近裏着已學問以此爲主腦知必有超然於世俗之上者至論正嘉風俗之壞非姚

江之過學姚江者之過此今日調停朱王者大抵如此立論然僕則以為有不可調停者風俗之壞實始姚江非盡其徒之咎也若徒歸獄龍溪輩而謂與姚江無干則非惟不足以服龍溪且將使天下學者不見姚江之失復從而學之其害可勝道耶大抵學術之獘有自末流生者有從立教之初起者如學考亭不得則流於腐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則立教之初已誕矣何待學之不得而後流於誕此不可同日而論也學蔀通辨一

書年兄曾見之乎行篋中偶帶一本今以奉閱寓中無事細考其條理可不辨而明矣至來札所云士大夫立身行己自有大公至正之一途而沾沾於好異何爲耶此論甚正然今天下學術不明有本好異而自以爲大公至正者有大公至正而舉世目爲好異者此又不可不辨也惟專力於考亭之學然後真大公至正真不好異者見矣又來札云心切於救世即不幸而爲降志辱身之事不失爲聖賢心急於徇名即爲高視一切之行

而無補於名教夫徇名者無補於名教是固然矣若降志辱身四字則自有分寸不可概言之古人雖云降辱然常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中於所不可處斷斷有所不為所謂不以三公易其介令人一言降辱便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外視世俗之事若無不可為者此其間相去不啻霄壤關係世道升降之故若不論其分寸而概以救世許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尤不可不辨也若佛入中國之事謂宣聖早已知之亦恐不然夫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謂夫子知後世必有異端則可謂夫子知後世必有佛則恐近於漢儒讖緯之學而非所以語大聖某學踈識陋又病中狼狽承年兄殷然下問敢直陳其所見惟高明恕其狂妄

答秦定叟書

僕學問踈淺蒙先生之不棄遠辱惠教常佩於心兾一望見有道開其茅塞癸亥孟夏適在武林咫尺高齋又匆匆不及造廬一晤因草具數行仰質高明亦不能盡

記其所言而於紫陽大指一書中尚不能無纖毫之疑不敢自隱也再承手教兼示以答中孚潛齋橫菴諸書刻本反覆莊誦益歎先生之篤學精進迥出流俗如答橫菴書謂周子主静之静朱子看做對待之動静原自不謬陽明恐人偏於静而易爲程子動亦定静亦定之定此陽明之誤非朱子之誤也又答中孚書謂令人但知動中有静静中有動爲得體用之一原不知此但知一原耳未可爲體用一原也先須分明體用後識一原

然後有下功夫處此皆足以破俗儒之惑有功正學僕深服膺不容更賛一辭者也而於前日所疑猶有未能盡釋然者敢悉陳之來書謂未發已發朱子一生精神命脈之係也知未發已發則知静存動察又謂今之學者相率入於困而不學其源皆起於立教者以本體為功夫而不分未發已發之誤此固然矣然以此論朱子則可而謂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專在此嘉隆以來人才風俗所以不如成弘以前者專在此則恐有未盡

者益陽明之病莫大於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昧於未發已發之界其未也既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則所謂未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未發所謂已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已發即使悉如朱子靜存動察亦不過存其無善無惡者察其無善無惡者而已不待混動靜而一之然後為異於朱子也朱子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所謂心為已發性為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者言與陽明之無善無惡相楹莛即使朱子守舊說而不變仍與

陽明不同所以陽明雖指此為朱子晚年定論而仍有影響尚疑朱仲晦之言職是故耳此僕所以謂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先生紫陽大指書中乃云無善無惡一句是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是僕所深疑而未解也來書又云晚年定論一書陽明不無曲成己意不敢雷同即其稟曰此固是矣然考紫陽大指中載答何叔京三書而評之曰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則猶似未脫陽明之窠臼者嘗合朱子一生學問前後不同之

故考之朱子之學傳自延平延平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矣教人反覆推尋以究斯理矣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尚未能盡尊所聞是以有中和舊說有答何叔京諸書與延平之學不免矛盾及延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擇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悟中和舊說之非而服膺其未發氣象之言此朱子之轉關也答薛士龍書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是以答

叔京諸書為悔而服膺其反覆推尋以究斯理之言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也是朱子之學一定於悟未發之中之後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若夫答何叔京三書則正其四十以前出入佛老之言於未發已發之界似若轉關於窮理格物之功則猶未轉關也先生乃儱侗以為朱子之一轉關窺先生之意却似以居敬為重而看窮理一邊稍輕雖不若陽明之徒盡廢窮理而不免抑此伸彼故答李中孚書遂以大學補傳為可更而

以陽明之獨崇古本爲能絶支離之宿障爲大有功於吾道亦是看窮理稍輕之故夫居敬窮理如太極之有兩儀不可偏有輕重故曰涵養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可不居敬者亦未有居敬而可不致知者故朱子平日雖説敬不離口而於大學補傳則又諄諄教人窮理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真無絲毫病痛朱子所以有功萬世者在此所以異於姚江者在此此而可更孰不可更即曰格物以知本爲先所謂當務之爲急

然於格物之中先其本則可而如古本大學謂知本即是知之至則不可是又僕之所深疑而未解也至於先生惓惓居敬主静可謂深得程朱之旨而切中俗學之病矣然敬之所以為敬静之所以為静亦有不可不辨者焉嘗觀朱子之言敬每云畧綽提撕葢惟恐學者下手過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於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

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朱子雖云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却又云不必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看一敬字通貫動靜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葢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却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

力於靜甚至坐必七日名爲涵養大本而不覺入於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謂靜矣此用力於靜者所不可不知也先生諄諄示人居敬主靜而未及敬與靜當如何用工是又僕所不能無疑也又讀先生答人書謂陽明之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即指無善無惡非孟子所謂良也孟子之良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是也陽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自發而

已一有思慮營為不問其善不善即謂之知識而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又謂陽明之學真能為已而非挾好勝之心者夫陽明大言無忌至以孔子為九千鎰朱子為楊墨此而非好勝也不知如何而後為好勝耶合先生之論陽明者言之謂其真能為已矣良知之說合於性善之旨矣崇古本大學能絶支離矣惟無善無惡一語不能無弊又是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矣晚年定論雖不無曲成已意而採答叔京諸書又未爲盡過矣

所不湍者惟不分未發已發一節耳又答李中孚書云此不過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法則并未發已發亦與朱子名異實同矣前輩以陽明爲指鹿爲馬者皆非矣僕極知先生從學術世道起見與世俗之以私意調停者不同而埽除未盡不免涉於調停之迹恐遺後學之惑所以不揆愚陋不敢自匿其所疑輒以上陳伏候教示知先生諒其求正之心不以指摘爲罪也嘉靖時清瀾陳氏學蔀通辨一書先生曾細閱之否近時北方有

張武承諱烈所著王學質疑一卷其言陽明之病亦頗深切著明惜其已故僕頃爲刋其書敢弁附正統希垂鑒不吝賜教幸甚臨楮曷勝翹企

又

容歲遠承尊札兼惠教紫陽大指捧讀之下且喜且愧喜其不爲賢者所棄而愧其以優游虛歲月不如先生進道之勇也自嘉隆以來紫陽之教微矣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陽高明著書之旨豈非世道幸哉然僕

心尚有欲商者蓋尊意所力辨在陽明影響尚疑朱仲晦之句故歷舉朱子之言與陽明合者以見其不影響愚意朱子之學原與陽明迥然不同其言有時相近者其實乃大相遠故陽明雖有晚年定論一書而到底以為影響此無足怪也但取朱子觀心說及大學中庸首章或問讀之則其異同不待辨而知若就其近似者以見其不影響則恐反不免於援儒入墨之病也世之溺於陽明而終不能自振拔者多矣先生始而入之繼而

覺其非雖賁育之勇何以加諸然猶似未能盡脫其範圍所以於兩家分途處猶未劃然陳清瀾學蔀通辨一書辨析最精闢先生以爲過峻顧高明奮其衛道之力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調停其間則大指得而世道其庶幾矣僕才質駑鈍於學無所窺謬承下問敢罄其愚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書

客歲兩接手教如親承函丈知近祉康吉昌勝忻慰靡

其羈絆荒城無一善狀雖於鞅掌之隙間涉陳編然識粗氣浮無足道者所修縣志因邑人木子草率成書疎漏良多傳君著作因其自成一論不與俗同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便加卓識二字則涉僭妄此亦疎漏之一端也得承指教裨益良多至所欲就正者敢一陳之望折衷焉如以江陵為權張桂為佞來諭謂其已甚是矣或又曰以此論人則似過刻而存此一段議論於天壤使後世知立朝事主不可一毫苟且茍違大道雖

以江陵張桂諸人之才學不免於為擁為佞似亦防維世道之一助也其說何如又如劉文成開國名臣出幽遷喬似不當在雜傳之例然或又曰置之雜傳亦可提醒朝秦暮楚一流魯論之仁管仲程朱謂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繩之與王珪魏徵事體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成既為元進士矣又為高安丞矣又為儒學提舉矣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也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建安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兩端出處中

間更別無路若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明是出處之間又有一道矣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出我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之非常之事固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事絲毫不類伊尹雖之一字恐被之而不能辭抑以綱目誅康丹子孟達之

例言之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非然恐文成所處又未可與康孟同論揚鐵崖老婦謠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即不爲雜不知何以服危太樸乎故謂文成之雜異於趙孟頫留夢炎之雜則可矣然不可謂非雜也猶之江陵立朝未嘗無功謂其異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也張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異於鄧通董賢之佞則可矣然不可謂非佞也此其爲說然乎否乎伏祈裁教傅君之書卷帙浩繁未經付梓其家

無副本不肯遠借往歲曾録一本送史館可就觀也其他未純之處亦頗有之其亦不敢盡以為是獲鹿臨城兩令親皆古道照人得託舟誼幸甚便中附候興居率汎不旣

上魏環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間麟鳳海内瞻山斗之日久矣隴其浙西鄙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為當吾世而尚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䟦涉從之長而蹉跎雖不

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令臨朐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内舉以為得人天子亦倚以為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一切苟且之謀相去楹莛隴其在草莽之中得而讀之不勝竊慕以為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及細詢北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真儒隴其益怦怦動於中以為此真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

光欲修贄而造於門下者屢矣又以尊卑濶絶恐涉攀

援之嫌跼蹐而不敢進出都以來常懷耿耿謂末學小

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礪終不能有所成就幸而遇其人

矣又以嫌疑而不能近此生將汩沒無由自進於聖賢

之域及敝親自京歸出詩一幅援朧其曰此少司農魏

公寄以贈子者也朧其拜讀之際且喜且懼謂海濱末

吏何由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輕以色笑假人

者乃謬承讚譽如此此必有以朧其欺閣下者閣下姑

信之而姑嚳之未必真以為可取也然又竊喜向之耿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既已得達於君子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叙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未獲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擬修書自通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吏不敢輙上書於大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朧其閒之士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有鴻才碩德之公卿先加禮焉而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是二者皆非君子

所以自處也今以閤下之曲加接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叙其情以陳於左右閤下覽之庶知其非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之慼仰固不啻如其書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於俗自取罷黜與其平生之所學欲就正於閤下者則固不敢以輙瀆也臨稟曷勝悚惶之至

與某書

歲底見足下所刋文細讀之竒氣矯矯溢於楮墨此誠未易才也然有說焉制義一道所以發揮聖賢之理非欲以炫竒而鬬麗也苟有炫竒鬬麗之心則根本已差雖美無足觀矣不知者謂足下文太竒恐礙俗目而難售愚意則不然愚之所以未滿於足下者非憂其難售也竊以為如此而售雖售亦非所貴耳今之務為怪僻而躋顯榮者豈無其人識者不之取也足下何為而流入於此哉愚所以取足下者以其高明之資可與深造

而非以今日此種之文為可取也顧足下細心靜氣取程朱大儒之書沉潛反覆其中真見聖賢意旨所在然後執筆為文復取先正守溪荊川涇陽之作循其規矩範我馳驅不必務為奇異而自卓然遠於流俗此則天下之至文也何為舍坦途而馳驟於荆棘哉至聞足下刋文之意欲挾之以走京師謁顯要則辱在相知尤不敢不一言以相規夫所貴為儒者卓然自立而不染於流俗安分守已而不屈曲於人刻厲於中而不肯炫燿

於外其遇與否聽之命焉一有屈曲炫燿之心則君子恥之昌黎之文照耀今古而上宰相諸書先儒猶病其輕進三閭大夫之騷上追風雅識者猶嫌其露才揚已而況材未如三閭昌黎者乎自世教衰微士不以干進為恥亦不知以樸實為尚吳下豎子稍知句讀輒刊刻詩文以誇於儕輩稍不得志便迫不能待茍可以進身者不問其何途而從之視聖賢安命守義之學不啻如弁髦究竟其遇與否皆有命焉彼其所為何曾有毫髮

之葢哉此在世俗無怪其然而非所望於賢者也願足下深以古道爲期而勿以流俗自處以學問勵於巳以遇合聽於天以樸實爲寶而以吳下輕佻之習爲可鄙則將來所售自不可限量區區之事何足道哉相期之深故晑陳之伏惟鑒諒不宣

與陳鵠公書

去春獲覩儀範如飲醇醪頃復承賜尊集展卷一讀琳瑯滿目湯先王所謂脫手即妙斯言不誣古今文人患

其專意詞章無與於道先生立言必以道為準讀與汪比部論文書真能埽盡文人習氣但道無終窮粗言之則韓退之歐陽永叔之文已可謂見道精言之則必如洛閩如洙泗方盡乎道之妙方盡乎文之妙知先生所以自期待者正未可限量而徒沾沾歎羨先生之文者猶未免數澤之見也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為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為古樂選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為賦記序書即如屈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為定性訂頑

即如程朱一為大學中庸即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僕敢以是為先生望劉靜修孫鍾元皆先生鄉人也以先生之好學深思何難媲美前哲耶所欲請正者甚多簿書羈絆不獲朝夕左右昌勝耿耿便中附候統希台鑒不宣

三魚堂文集卷五